|  |  |  |  |  |
| --- | --- | --- | --- | --- |
| 朝安《张狂记忆ABO》 | | 淮上《提灯看刺刀》 | 雷同点分析与概括 | |
| 第二章 搭讪  他身上的白大褂敞着，露出里面一件翻领浅灰蓝衬衫，一条深色西裤，整个人俊逸挺拔气质不凡，同时还很淡雅从容，跟旁边的凤尾相得益彰。只见他在花园里淡定地走了几步，拿出手机对着深绿草丛中的白穗子拍了一张，脸上有一层朦朦胧胧的温和笑意。后来又走到长椅处坐下，姿态虽然放松但背部却不松垮，双手抱臂阖眼休息，安静中流转着淡淡的书卷气。  **傅明煊就像被一道电流击中，一瞬间心脏都微微发麻，刚才还全是烦躁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所有注意力就这么被这副画面给吸了进去。**  看了半晌后他觉得不够，越看越喜欢越看越中意，单方面断定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也一定很好听。 | | 第45章 番外之相遇 上 ...  他穿着一件特别修身的黑色衬衣，袖口卷到手肘上，露出来的小臂被扎了一小块碎瓷，鲜血直流——那是韩越扔出去的海碗在桌角上磕破了，碎片飞溅起来扎到的。底下他套着一条枪烟蓝的牛仔裤，在室内显出一种非常好看的深蓝色。  他本来背对着韩越这一桌，所以叫住手的时候，他是一个扭过腰来望向这边的姿势，看起来更加的显身段，那腰特别的柔韧狭窄，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用手臂去量一量。  韩越当时就啧了一声，心说那女的长得一般，男的倒是……倒是……  “楚工你怎么样？”那个女助手惊慌失措的站起来，“啊，你的手流血了！”  楚慈摆摆手，用餐巾纸随便把血一擦，说：“我没事。”又转向韩越他们，厉声道：“大白天的干什么呢你们！”  他声音非常有磁性，虽然语气十分恼火，听上去却让人很舒服。  **韩越看着他的脸，心里不知怎么就打了个突，仿佛有种愉悦的电流从脊椎上蹿起来，那感觉有点麻痒，又有点刺激。** | 攻偶然间第一次见到受，对受衣着，以及攻心理变化（一见钟情）描写雷同。 | |
| 第二章 搭讪  **“对了，您怎么称呼？”**  **“免贵姓方，天圆地方的方，单名一个尧字。”**  **“遥远的遥？”**  **“不，是饶恕的饶，去掉偏旁。”**  男人把他的手拉过来，在他掌心一笔一划地写：“是不是这个尧？抱歉我语文不太好。”  陌生人的突然触碰让方尧有些抵触，不过看对方表情坦然正派不像有什么坏心，便忍着痒，耐心等他写完才将手收回：“就是这个。”  “原来是这个字。”带着热度的目光从他的手心慢慢移回他的脸，礼貌赔罪，**“光顾着问你了，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傅明煊。”**  **“宣纸的宣？”**  **男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煊赫的煊。”**  不知怎么的，听到这个名字方尧心中闪过一丝异样，总觉得在哪里听过，可又不十分确定。他抬眼打量这个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陌生人，一时半会儿没挖掘出什么特别的。  傅明煊迎着他的目光摊开手：“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  方尧觉得自己有些失礼，便收回目光摇了摇头：“没什么……”  **傅明煊笑了笑：“介不介意我留你一个手机号？”**  **再怎样没有知名度，隐私方面方尧还是相当注意，电话号码当然不可能随便给。他笑而不答。** | | 第45章 番外之相遇 上 ...    **“哦，……您贵姓？”**  **“免贵姓楚，楚慈。”**  **韩越把着方向盘，笑看楚慈一眼：“楚辞的辞？还是青瓷的瓷？”**  **“仁慈的慈。——您贵姓？”**  **“哦，我叫韩越，他们都叫我韩二。”**  如果是圈子里的人，就算不认识韩越的脸，也该知道这位韩家二少响亮的名头。但是楚慈跟他们这个圈子没关系，一听韩二就笑了，问：“是因为你特别的……所以才叫你韩二吗？”  韩越噗的一声笑起来：“可能吧！不过我在家排行第二，上边有个哥哥，所以才这么叫的。”  韩越正准备踩油门，闻言深深看了楚慈一眼，摸出手机问：**“留个号码？”**  **楚慈望着车前窗，只微微一笑，并不答言。**  **韩越再不讲究人情世故，也知道这是默然推拒的意思了。**  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对陌生人的防备心并不强，但是十分内向，不是个随便和外人结交的个性。 | 初见后问姓名，问电话号码被受委婉拒绝，情节雷同。 | |
| 第二章 搭讪  **望着方尧的清瘦背影一步步越走越远，傅明煊脸上戴累了的温和面具慢慢卸下，换上一副深不可测的危险表情，一直盯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门诊楼为止。** | | 第45章 番外之相遇 上 ...    **韩越一直盯着他的身影，直到完全看不见了，他目光里的笑意才一点点缓缓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让人脊椎发冷的欲望。** | 初见后攻目送受离开的描写雷同。 | |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前几天接到傅明煊的电话，意思表达得清晰明确。他看上了一个小明星，不仅看上了，好像还挺认真，抓心挠肺的想把人弄上手，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  **要论花心，包厢里这帮人估计没有不花的，但傅明煊家世显赫信息素等级极高，人又生得风流倜傥，多的是小网红小明星主动爬床，虽然因为脾气太暴关系都不长久吧，但向来没有他主动要人的道理**。  甭管怎么说，今天这个局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发小弄人，任一川早早知会过自己的相好——同在那个剧组的陈璋，让他务必叫那个人一起来参加聚会。 | | 第2章 第一滴血 ...  裴志讪讪笑了一下，佯作不知的转过头去。韩越以前没进部队的时候性格就急躁易怒，后来又加了点兵痞脾气，一般人都惹不起他。**他以前有几个床伴儿，虽然也都穿金戴银好吃好喝，但是后来都难以忍受韩二少的霸王脾气，一个个哭着叫着躲走了。真正留下来的只有楚慈一个，因为楚慈走不了，他从一开始就是被强逼着留下来的。**  裴志刚才那几句话，可能现在没什么，到晚上回去后就是韩越找楚慈麻烦的借口。  虽然楚慈从没给过韩越什么好脸色，但是韩越看他看得很紧，平时表面上不大显出来，内心里却很容易吃醋上火。 | 攻有过很多床伴，但是都因为攻脾气暴躁而分手。  关于韩越的这个特点，文中有三次（还有第六章，第十五章）描写，不一一列举。 | |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昏暗的光线里傅明煊慢慢起身，转过来面对着这群娱乐圈的人。他左手夹烟，右手伸出去跟导演握了一握，眼神很捉摸不定，像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几秒钟后目光停在最靠近走廊处，定在了一个大半边身体都隐在别人后面的人身上。**  **顺着他的目光，饭桌边包括任一川在内的好几个人也同时打量过去**，发现他看的是个年轻男人。  **那人站在门边，漂亮的脸上不带一点妆，上身绸府蓝衬衣，下 身深黑色西裤，打扮得既淡泊又随性，跟旁边浓妆艳抹的男男女女大相径庭。可仅仅是这样站在那儿，那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和扎在衬衣里的薄瘦细腰就十分惹眼，再配上他恰到好处的五官跟疏离沉稳的气质，整个人既勾人又端肃，叫人明知他不好接近却又忍不住接近。**  **刘元喉头一滑，心想，真他妈是个极品。** | | 第2章 第一滴血 ...  从他站到迪厅门口的刹那间开始起，**韩越的眼睛就定在了他身上，顺着韩越的目光，好几个人也同时往门口望过去。**  **那年轻人不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和众人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大概是真的才下班，化验室白大褂都没脱，但是也没系扣子。里边穿着一件淡蓝色细纹衬衣，一条铁灰色西装长裤，衬得他十分清瘦挺拔。**  **这样稳步走过来的姿势，竟然让人觉得他腿格外挺直修长。**侯瑜一直盯着他，直到他走到韩越面前，他才注意到这人的脸也很漂亮。**五官轮廓极其俊秀端正，没有半点风尘场所里那些男女的媚气，倒是给人一种非常冷肃、沉稳、秀丽而端庄的感觉。**  **侯瑜倒是把一开始的调笑心思收了收，心想这也许就是所谓高知人士身上的书香气，让人看了就……看了就想安静下来，好好跟他说说话，聊聊天。** | 环境：昏暗的娱乐场所  人物：攻和他的狐朋狗友们  叙述逻辑**严重雷同**：攻盯着受——受鹤立鸡群的气质——受的衣着（衬衫西裤）——受的容貌——受的气质——攻朋友对受的评价  对受的衣着，身材，容貌，气质，与周围人的反差等描写**严重雷同**。 | |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方尧立即挣扎了几下谁知竟挣脱不开：“你放开我。”  “叫声明煊我就放了你。”  包厢里没人唱歌却有背景音乐，剧组众人将一切看在眼里，目不斜视，大气都不敢出。陈璋似乎不大喜欢这场面，低声向任一川交待了一句，起身去卫生间了。  刘元等人见怪不怪，面色不悦地借酒发挥：“让你叫什么你就叫什么，哪儿那么多废话，其他人想叫明煊还没这面子呢！”  方尧被傅明煊周身浓浓的烟味和酒气熏得皱起眉，身体在两条铁臂中剧烈挣扎，低声道：“麻烦你放尊重点。”  傅明煊朗声一笑：“我让你坐我腿上还不够尊重？”说完就把酒杯端到两人中间，直勾勾盯着他好看的眼睛：“再敬我一杯。”  方尧反感地别过头，下一刻就被一只手捏着下巴正了回来：“不肯？”  他沉默地将头再度转开。  咣当——  **傅明煊把酒一饮而尽后将杯子重重一摔，嘴对嘴严丝合缝地给方尧灌了进去！方尧登时开始在他怀里奋力挣扎，但力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头又被死死固定着动弹不得，混乱中后腰被黑色大理石台面的锐利尖角一戳，疼得在喉间闷哼一声，脸色霎时苍白。**  **一口酒强行灌完了傅明煊还不尽兴，碾着他的唇轻薄许久才把人放开，一松手方尧就立刻呛咳起来，“咳咳、咳咳咳——！”**  **压抑而急促的咳嗽声在包厢里显得极其刺耳，本来平整熨贴的上衣在挣扎间揉得皱乱不堪，肩膀一侧扯得垮下来露出大半凹陷的肩窝和精致的锁骨，眼睫上狼狈地挂了水，嘴唇上也还残存着盈亮的水渍，分不清是唾液还是酒。**  这副香艳场景配上这暧昧的灯光，好几个Alpha的喉结都难耐地动了动。 | | 第2章 第一滴血 ...  “大老远跑来连杯酒都不沾，你给谁脸色看呢？……还说不会喝，你骗三岁小孩呢吧。”韩越笑着扳过楚慈的下巴，用力非常大，指甲都变了色，“话又说回来，你既然坐在这里，就当给我个面子，不会喝也得给我喝下去！”  楚慈皱起眉，低声说了一句：“别在人前发疯。”  **韩越哈哈一笑，突然仰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下去，紧接着一把将楚慈按到沙发靠背上，嘴对嘴硬给他灌了进去！楚慈剧烈挣扎两下，但是根本抵不过韩越的力气，挣扎中衬衣从腰带中脱出来，露出了小半片光裸的侧腰。**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    **韩越按着他吻了一会儿，直到楚慈喘不过气的时候才放开他，直起身来微微的冷笑着。**  **楚慈急促的吸了两口空气，酒液呛得他猛的咳嗽起来，脸色狼狈不堪，领口被揉掉了一个扣子，隐约能看见锁骨以下一小块胸口。他头发被揉乱了，不知道是因为酒液辛辣还是喘不过气，他眼底有些红红的水光氤氲，让韩越想起他在床上一声声哀求和呻吟的模样。**  “晚上回去再整治你。”韩越俯在楚慈耳边低沉的笑道。 | 攻让受喝酒，受拒绝，攻按住受嘴对嘴灌酒。  嘴对嘴灌酒，亲吻，咳嗽，衣着凌乱等细节描写雷同。 | |
|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方尧没想到他反应如此迅猛，竟然能在半秒内扛住自己这一击，咬着牙挣扎一时却挣扎不开，“放开我！”  傅明煊将人拉近，目光不自觉落在他的上半身。尽管光线昏暗，但仍能看见来不及扣上的衬衫里**那一大截紧致纤细的小腹，还有两侧向内凹陷的腰窝。方尧的身材很好，肌肉薄而紧致，弧度分明的腰线束在深色腰带里，只露出极有弹性的一段来引人一探究竟。**  他呼吸骤然加重。  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对自己胃口的型，身上的每一处都是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如果眼神有热度，恐怕此刻这副腰已经被傅明煊烧出好几个窟窿。**刚才在包间里方尧坐他腿上，细腰臀肉都被他的手跟腿好好感受了一番，早就来了兴致，这会儿更是浑身血液齐齐往下腹涌去。  “你放开我。”方尧拧动手腕，骨关节微微作响。  **傅明煊右手收紧指节间呈青白色，左手却直接搂上肖想许久的腰**，声音低沉又有磁性：“你怎么老是这句话，能不能有点儿新意。”  方尧左手一推，右手用尽全力猛的挣脱他的禁锢，转身想走但门却被一只大手砰得合紧。  “别急着走啊，话还没说完呢。” | 第2章 **第一滴血 ...**  韩越哈哈一笑，突然仰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下去，紧接着一把将楚慈按到沙发靠背上，嘴对嘴硬给他灌了进去！楚慈剧烈挣扎两下，但是根本抵不过韩越的力气，挣扎中衬衣从腰带中脱出来，露出了小半片光裸的侧腰。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 | 标题都抄  (后面还有**第二道伤口，第三道伤口**·，《提灯看刺刀》中，第十二章与第二十一章分别叫**第二滴血，第三滴血**。)  对于受的腰腹线条描写**严重雷同。**  使用“具象化”的手法描写目光，雷同。 |
|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他不由得脸色铁青：“傅明煊你放开我！”  从这张好看的嘴里冒出自己的名字，傅明煊不仅不觉得冒犯，反而像吃了春药一样瞬间兴奋起来，从尾椎到脑髓都生出一股久违的过电感，下面几乎是立即就勃起了。  “再叫我一声。”  方尧立即咬紧牙关，竭力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傅明煊一边揉弄一边欣赏他屈辱的表情，看着他双眼因为羞耻而氤氲出一层红红的水汽，心底最深处的兽 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比上了十个八个Omega还觉得高兴，恨不得下一秒就把人就地正法！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他凑在方尧耳边笑了笑，“要是早遇见你，你早就是我的了。”  **他现在真庆幸那天大哥让他陪老爷子去医院，要不是这样他可能根本不会认识方尧，不会遇见这个让他灵魂战栗的人。**配合着手上的动作，他已经忍不住开始幻想自己胯下的这根东西搅到眼前这具身体里，被滚烫炙热的内壁死死咬着，紧紧吸着，那滋味一定美妙无穷。  想到这里他左手又不自觉重了些。  方尧的灵魂被撕得支离破碎，下半身抽动几下，做了个吞吐的动作，像是在排挤异物的入侵。傅明煊半晌没动，抖着阴茎射得尽兴了才又满足地喟叹一声，俯身想去拿掉方尧嘴里那条已经半湿的领带。谁知低头一瞧，**身下的人竟然满脸都是泪水淌过的痕迹，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沾得眼睫跟半张脸全湿，又顺着颧骨流到鬓发里。**  **他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勾住，刺刺的疼了一下，贴着唇问：“怎么了，弄疼你了？”**  **说完就把人抱在了怀里。**  方尧像个木偶似的任他抱着，两条腿仍然向两边打开，腿根止不住的发着抖，似乎是被操得狠了一时半会儿合不拢。傅明煊此刻是真心疼了，搂着他的肩腰轻拍低哄：“哭什么，刚才不是还牛得很，要跟我决一死战吗？弄了你几下就哭上了？”  以前跟那些Omega在一起时一来他们身体结构跟方尧不一样，二来他们忌惮傅明煊的脾气，在床上叫得像打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之让傅明煊觉得他们爽得很，因此也没有特别去照顾过床伴的情绪。  但对待方尧他是多一份谨慎的。**因为他真心喜欢方尧，看见方尧的第一眼就丢了魂，喜欢得恨不得把这个人关在家里哪儿也不准去，喜欢得恨不得把人吃下去。**  刚才方尧的嘴被堵着全程没发出声音，此时松了绑，但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像刚从寒潭水里打捞出来一样又湿又冷。他在傅明煊的怀里轻轻发着抖，牙关打颤，昏沉的眼神看着眼前惨白的墙面，看了一会儿后慢慢闭上了眼睛，眼角的泪滑到了肩窝里。 | 第46章 番外之相遇 中 ...    韩越把楚慈扛到肩上，一脚踢开卧室的门，把他摔到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随即整个人覆了上去。  **他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如果那天没有去那家餐厅吃饭的话，如果上来的螃蟹不是小了很多的话，如果没有抓住机会果断上门来堵人的话……也许他会和自己怀里的这个人在人海中擦肩而过，至少他不能这么快的把人弄到手**。  韩越真觉得得意极了。那如愿以偿的狂喜在他心里燃烧着，烧得他焦渴难耐。忍耐了这么多天的成果是如此甜美，以至于下身欲望很快膨胀得发痛，让他眼底很快弥漫起骇人的血丝。  他三下五除二撕开楚慈的衣服，双臂狠狠环抱住他的身体，从修长的脖颈一直亲吻到锁骨深陷处，狠狠留下一个个鲜红的吻痕。就像品尝稀世美味的珍馐一样，每一口都恨不得嚼碎了吞下去，永远独占在自己身体里，永远不露出分毫来跟他人分享。  这是我的，韩越激动的想。  是我一个人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  楚慈一直咬着牙，无法控制的哆嗦着，竭力忍耐着不发出半点声音来。**直到进入的时候韩越去吻他的脸，才发现他满脸都被眼泪打湿了，泪水还顺着脸颊不断流到漂亮的颈窝里。**  **韩越用嘴唇磨蹭他的脸，含混不清的叹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他把楚慈的上半身抱起来，紧紧圈在自己怀里，仿佛在用这种方法竭力的去哄他。**  然而楚慈仍然在颤抖着，只要韩越一开始抽动，他就止不住的蜷缩起来，就像受到了无情伤害却虚弱无力的小动物一般。  韩越只能把他抱在怀里，一边低声叫楚慈的名字，一边用布满枪茧的指腹抹去他眼角的泪水。  他曾经很想得到楚慈，那种野兽般的侵占欲就仿佛雄性寻求交欢一般，只要被允许就可以了。**然而紧接着他又想得到楚慈心甘情愿的允许，不仅仅是迫于暴力和恐惧的无奈首肯，还要更加主动的，更加配合的，两厢情愿的爱情。**  **他渐渐变得越发贪心，想要楚慈接受他，喜欢他，对他温情相待，跟他过一辈子。**他想要楚慈所有的一切，也愿意奉献自己所有的东西，就像真正的夫妻一般互相之间无所保留。  但是后来他发现楚慈什么都不会给他。就算他再主动，再强硬，也得不到半点回应。 | 攻入室强奸得逞后产生“庆幸”的心理，受哭泣后攻安抚，攻意识到受与其他床伴不同，情节类同。 |
| 第五章 软硬兼施  这天在组里演完了自己的戏份，**他想抽空去趟花卉市场，给家里添置两束味道清新淡雅的鲜花，**或许可以换换心情。**别看他平时冷若冰霜，关起门来其实小日子过得很细致，不仅厨具众多，还会点烘焙和花艺。**  在遇见傅明煊以前，他是个享受单身生活的普通青年演员。演主演排不上号，好人设也不会留给他，挣的钱够生活，只是没有多少对剧本的选择权。好在这方面他看得比较开，从小没爹没妈还差点儿被人拐卖的日子活过来了，没人比他更懂得一个道理：自由和金钱是人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其余的缺也就缺了，不能过分强求。  **不过，要是在这个基础上能把日子过得再精细点、再有趣味一点，比如闲时添置一束花，也未尝不可吧。**  听上去像是穷讲究，实际也只是想更幸福一点。  也正因如此，他第一眼就不喜欢傅明煊。既不喜欢这种把自我意愿凌驾于他人意愿之上的人，也不喜欢这种高调张狂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 第14章 有关未来  任家远斟酌了一下，从这番话中找了一个不大容易引火烧身的角度，然后问：“他现在还是不用你的钱吗？”  韩越摇摇头：“从来不用。”  “他薪水多少？平时消费水平怎么样？钱都花在哪方面？”  “你查账的啊？”韩越冲了他一句，想了想又说：“他工作时间不长，应该有几千吧，还有福利什么的……那套公寓租金就得四千三，每月买书买软件又要个上千。平时就吃的喝的特别费，**他喜欢吃好东西，不喜欢的一般不碰。还有他对家庭布置很讲究，每天还弄一束新鲜花儿回来插房间里**，家具地毯都要最舒服的那种。操，**真说起来他过得可比我精细多**了。”  “这不是挺讲究生活质量的吗？怎么得抑郁症了？”任家远觉得奇怪，**他以为楚慈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清高知识分子，没想到人家生活上竟然挺小资！**    。” | 受收入不多，看着清冷，却非常追求生活质量。  生活精细，喜欢买花布置家，注重饮食。  人设雷同。 |
| 第六章 第二道伤口  这回傅明煊换了辆车，开的是带字母的大众。不是他有意低调，是他老子有过明令，不让他开骚包跑车去公司招摇过市。  方尧的住址他早就搞到手了，踩足油门风驰电掣往那个破小区开，偏偏今天是周末路上还不怎么畅通。他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好几次把喇叭按得震天响。  中间堵得不动的时候，他把着方向盘沉吟片刻，决定做两手准备。  **要命的电话直接打给办不靠谱的事最靠谱的刘元：“我上回让你帮我查方尧家里人，你说他还有个养母？”**  “是啊，怎么了？”  **方尧虽然无父无母，但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有个在市场里开改衣铺的养母将他从小养大，两人关系很亲。后来他来S城上大学，前两年学费生活费也都是由养母提供，直到大三开始接演艺圈工作才渐渐实现自立更生。**  “那地方你路子广，派几个嘴严的过去把她家围了。” | 第29章 落刀  楚慈看了韩强一眼，似乎十分享受他的惊慌和恐惧。他就好像享受一杯醇香浓厚的下午茶一般回味了很久，才悠悠的开口问：“你还记得两年前你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北京大街上撞死的那两个人，分别叫什么名字吗？”  就仿佛一桶冰水从五脏六腑上猛泼下来，韩强全身都仿佛被冻住了，刹那间面无人色。  **“记不得的话我提醒你。那个中年女人名字叫李薇丽，是个高中老师，那个男孩叫李高杨，是她跟丈夫离婚后含辛茹苦养大的独生子。这对母子是贵州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是为了探望刚刚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学生，这个学生自从父母双亡之后就一直被她抚养照顾，送进大学。”**  楚慈顿了顿，淡淡的道：“——这个学生，就是我。”  第39章 真相  **“调查对象的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是当年曾经在戍边部队服役的军人，据调查还曾经在越南边境线上驻守几年，当时在军队里还挺有名的，据说曾经被越南人请去当格斗教官。”**  小张从材料中抽出一张死亡证明，说：“这是他后来因为胃癌，在贵州一家医院治疗无效去世的证明。我也走访了他们老家的邻居，那片地方似乎并不富裕，一些老人回忆说他们家日子过得也相当一般，后来他父亲去世后就更难了，仿佛为了治病还借了外债什么的。”  韩越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半晌点头说：“……啊，这样。”  **“不过后来这位调查对象应该是被他的一个高中老师收养了。”**小张又从材料里找出一叠薄薄的纸，翻开来指给韩越看：“这个高中老师家庭状况据说很艰难。她跟丈夫离了婚，还有个儿子，据说和调查对象感情不错，在当地应该算养母养子之类吧。不过这家人也死绝了，两三年前的事情，因病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没查清楚。哦，对，她叫李薇丽，这是她儿子生前的照片。”  韩越点点头说：“哦……什么？！”他猛的一把抓过那叠纸，声音尖厉到几乎变了调：“李薇丽？！” | 攻拜托朋友调查受的家庭情况，情节，人设雷同。  受父母双亡，有一个养母，养母提供学费（方尧大学两年，楚慈高中两年），受大学后（方尧大三，楚慈大一）逐渐自力更生。 |
| 第六章 第二道伤口  傅明煊大为满意，俯身想亲他一口，没想到方尧头向旁边一偏，最后只能亲在脖子上。傅明煊也不生气，强行把他抱在怀里，张嘴衔着他颈后的腺体一点点磨蹭一下下湿 吻，“以后你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敢标记什么狗屁Omega，我就一枪把他送到西天去取经，听懂了吗？”  **方尧一声不吭，身体无法控制地哆嗦着，眼神慢慢旁移，迷蒙地看向茶几上那把漆黑的手枪。**  **傅明煊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了然地笑了一下，接着把枪重新别回腰后：“怕什么，别怕，这东西我连保险栓都没下。”**  说完从沙发上起身，看着方尧因为激动而红透的脸和眼睛下面投出的长长的睫毛阴影，心中又是一动，忍不住弯下腰，强行扳过他的下巴亲了一口。  “行了，今天先放过你，我晚上还有事。以后给你打电话就赶紧接，否则老子操 死你。” | 第47章 番外之相遇 下  **楚慈一言不发，打着哆嗦摇头一指。**  **韩越顺着他的手指往自己身上一看，看到露出来的枪管，还习以为常的没觉得异常，愣了一下才突然反应过来：“你是说这个？”**  他掏出手枪来在楚慈面前晃了晃，看到他更加恐惧的神情之后哈哈大笑着，一把将手枪狠狠扔了出去。  **“别害怕，我不是故意带来吓你的，真的不是！我昨天早上从军委出来后就直接找你来了，所以衣服都没换。乖，不怕，我一直上着保险栓呢……”**  韩越把楚慈重重勒在自己怀里，用自己觉得最温和最无害的声音一遍遍安慰着，殊不知他不论再怎么把姿态放软，也无法改变自己在楚慈心中的暴力形象了。 | 受害怕攻的枪，攻安慰“保险栓没下”，情节类同。 |
| 第七章 找抽  **“咱们傅少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任一川点了支烟给刘元递过去，“又是拿人亲眷又是捆 绑play的，铁打的硬骨头也让他给拆散咯**。”  傅明煊笑而不语。  **“什么什么？”刘元眼冒精光，“拿人亲眷这事我知道，捆 绑play又是怎么个情况？”**  **任一川暧昧一笑：“你问他。”**  **“别夸张啊，”傅明煊一脸悠闲自得地靠着沙发，抬起来的右脚在空中慢慢点着，“不就是把人捆了一晚上嘛。”**  **捆 绑有，play可没有，他真没那个恶趣味。**  **“装吧你。”任一川瞥他，“是谁把人绑在家一天一夜又特意叫记者蹲楼下拍到你清早出去的？**是谁杀到人家公司非要拿戏给他拍，他不要还搬出老板和违约金来压人的？又是谁管不住下半身天天晚上去烦他，逼得他逃到朋友那儿，又带着一伙人过去堵门威胁要拆了人家房子的？”  “我操，明煊你……你可以啊。”刘元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来着？无所不用其极！罪大恶极！”  说完咧嘴笑了起来。  **傅明煊笑着踹了他一脚：“你他娘的才罪大恶极，我那是喜欢他，真心喜欢他。”**  “哎哟喂酸死我了……”  三人端起威士忌碰了一下，任一川就着冰喝完一大口，突然又大发善心想劝两句。  **“我说，你要是真喜欢他，喜欢到心尖儿上那种，就别整天折腾他，让人隔三岔五喘口气。”**  **傅明煊挑起眉：“我怎么折腾他了，我疼他还来不及。”**  这话不假，他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哪一天要是不见上方尧一会儿哪一天就睡不着觉，总担心方尧想办法跑了。可要真见着人了吧，他心里又痒得跟有羽毛在挠一样，不仅没踏实多少，反而有种更加不确定的感觉，非要搂着人压着人又亲又操，折腾半宿才算完。  他算是把他能给的在乎全给出去了，虽然方式可能有点儿不对。  **没想到任一川揶揄一笑：“那我怎么听说上个月他光医院就去了两回，戏都紧急停拍了？”**  说到去医院，傅明煊承认，他的确是过火了那么一点儿。可谁让方尧那个倔脾气非要跟他对着干呢。他说了好几次不喜欢方尧跟剧组的主演出去吃饭喝酒，可方尧偏不听，偏要去。那他有什么办法，只能把人弄得下不来床，让方尧好好长长记性。 | 第2章 第一滴血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你要是在北京长留，你家那位宝贝儿岂不是要倒血霉了，天天晚上都得应付你……哈哈哈！”  韩越笑而不语，侯瑜忍不住凑过来问：“什么宝贝儿？我怎么没听说？”  “你听说人家韩二少的屋里人干嘛！”  “好奇不给啊？我怎么没听说过韩越在北京还有个把红颜知己？”  裴志挤挤眼睛:“不是红颜知己，是个带把儿的，冶金科研所一个工程师。跟韩越大概有两年了吧，不过人比较低调，不大出来走动。”  “哟，高知人群啊！怎么就跟了韩越这么个兵痞子？”  **“这你可就得问韩越了。”**  韩越正闭着眼享受那小姑娘的按摩，闻言睁开眼，一脸无辜：“这有什么好问的？他一个外地人，没朋友没关系的，要不是我他评得上工程师？”  **裴志噗嗤一笑：“你就装大尾巴狼吧你！当时是谁带着枪把人家堵在家里不准出门的？是谁用手铐把人家铐了两天两夜的？还有后来是谁威胁人家说，要是再不松口小心全家有麻烦的？”**  **侯瑜惊了：“韩二少还做过这档子事？”**  “可不是嘛！你知道韩二当时怎么说的：‘你他娘的再不松口，小心老子给你出一份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你就没家没口没工作，当个没户口的死人吧你！**’后来就是这句话起作用了，韩二的手段一般人哪招架得住啊。”**  **韩越说：“我真喜欢他嘛。”**  **“你他娘的是喜欢折腾他，上次你回北京休假半个月，人家去了三趟医院。”裴志拍拍侯瑜：“听见没有？看人家是怎么欺男霸女的，学着点。”**  侯瑜笑道：“不对啊，咱们韩二少也算是生得一表人才，又有本事，又有银子，出身背景也杠杠的好，怎么人家老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难道那工程师是个天仙下凡不成？” | 叙述逻辑雷同：攻朋友A给攻朋友B描述攻强迫受的过程（捆绑，威胁，暴力）——攻表示真心喜欢受——攻朋友劝攻不要伤害受——受被攻折腾到进医院 |
|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一想到自己不在的时候方尧跟别人推杯换盏有说有笑，一看见自己就立马换成这么一副死人脸，傅明煊简直恨得牙根痒痒七窍生烟。  **“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为什么没接？”**  **方尧微微皱起眉，沾了酒的脸蛋泛着浅红，表情七分淡漠三分排斥：“在拍戏。”**  **“拍完了为什么不回？”**  **“要卸妆。”**  **这种明显的敷衍态度让傅明煊更为光火，一个箭步闯过去捏住方尧的下巴，手上青筋直暴：“你他妈耍我？”**  “别别——”女演员当场花容失色，两手在旁边犹豫着想要上前拉开又不敢，却没想到就是她在旁边晃来晃去才让傅明煊更加暴躁。  方尧猛的挣脱他的手，不知是被他弄疼了还是觉得在同事面前丢了面子，两道好看的眉毛紧紧皱在一起，漂亮的眼睫半阖半睁。 | 第2章 第一滴血  韩越以一种懒洋洋的姿态坐在沙发里，盯着楚慈看了足足十几秒，才问：**“我下飞机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  **楚慈平淡地道：“实验室里不能接电话。”**  **“后来打怎么还不接？”**  **“开会去了。”**  **韩越笑起来，亲昵的用脚去勾楚慈的小腿，虽然脸上笑着，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完全笑不起来：“你又皮痒了找打呢吧。”**  裴志一看他俩又要僵，赶紧咳了一声打圆场：“韩二你还没给咱们介绍呢，来来来楚工程师，这是侯瑜，今天咱们这顿是他请。侯瑜你也过来，这是楚慈。”  侯瑜笑着伸出手：“幸会幸会。” | 对话雷同，不再赘述。 |
|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刚在一起的时候傅明煊就问过他，要不要给他买套地段更好也更豪华的公寓，但他坚决不要，说买了也不会踏进去一步。傅明煊没有办法，只能每天都去那个破小区报到，忍受差劲的装修跟老旧的家具。**  **方尧无法阻止傅明煊进家门，但可以选择对其不理不睬。**他从不会为傅明煊准备三餐，总是做好自己那份然后坐在餐厅细嚼慢咽，偶尔心情没那么糟，还会喝一盒保质期很短的鲜牛奶。**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但完全没有交流。他就这么默默地吃，默默地出神，偶尔望一望窗外的景。**  另外他家也没有留过傅明煊的东西。傅明煊带去的睡衣、毛巾全都是贵价品，但都被迫成了“一次性用品”，这一次带去，下一次一定就不见踪影——方尧扔了，只要是傅明煊的东西就等于是垃圾，仿佛多看一眼都心生反感。**有一次傅明煊听刘元的馊主意拍了条限量版的男式项链，做完爱以后衣服都没穿上就赶着献宝，结果方尧气得脸色铁青，直接让他带着东西滚出去。**  每每这种时候傅明煊就火大得要命，偏偏拿这个拧巴的人没有办法。他好几次想修理方尧又好几次忍下来，最后只能将所有脾气全发泄在床上，把方尧的身体射得满满当当，把人操到精疲力尽，操到没有爬下床清洗的力气，就这样含着他的“垃圾”过一夜。 | 第3章 藏拙  韩越皱着眉摇摇头，还没说什么，突然只听卧室门咔哒一声开了，**楚慈拎着笔记本走出来，面无表情的穿过客厅，打开大门。**  **整个过程中他都表现得旁若无人，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施舍给客厅里的两个大男人，就仿佛他们是两团空气一样。**  侯瑜偷偷问：“……你昨晚没打他吧？”  “没啊。”  “那怎么……”  韩越看着楚慈换好鞋，走出大门，突然在他身后开口问：“你上哪去？”  “……上班。”  “晚上记得早点回来。”  楚慈头也不回的站了一下，随即重重甩上门，嘭的一声巨响。  侯瑜被震了一下，啧啧两声：**“脾气好大……我说韩二，你既然天天跟他腻在同一个屋檐下，干嘛不住个好一点的地方？我看这房子有年头了吧，又小又旧，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拿这种房子送人啊？”**  **“他自己租的，跟我没关系。”**      后来他请教了裴志，裴志又去请教他那几个情妇，回来告诉韩越：“你这样不行，完事以后你要好好安慰下人家，聊聊天儿，送点小礼物什么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自己爽完了就睡了，要真心疼你那心尖儿，你等人家睡着了你再睡。”  **韩越点头表示明白了。明白以后买了只江诗丹顿Saltarell表，晚上完事以后拿出来要送给楚慈，结果被楚慈狠狠从窗户外扔了出去，然后足足一个月没开口说一句话。**  从此韩越再没干出过这种蠢事来。 | 受不接受攻给他买东西。  受对攻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受曾因为攻事后送礼而非常生气。 |
|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方尧还是那样皱着眉，眼睛并没有享受地阖上，反而是出神地睁着。傅明煊的动作粗暴直接，一点技巧也不讲，舌头不管不顾地闯进去搅弄，把他的舌尖跟嘴唇都咬破了皮，贴着他的脸粗重地喘息，像头发了情的野兽。**  想关上听觉但方尧做不到，只能闭上眼不悦地别过头，可惜下一刻下巴又被带茧的虎口强行扳了回来。傅明煊捏着他的下巴迫使他张口，舌头钻进去牙齿微微磕碰着，津液啧啧在口腔流转。  **其实以前不管跟哪个床伴在一起傅明煊都不怎么接吻，哪怕兴致来了高潮的时候亲两下也十分潦草，觉得没必要。但对着方尧的时候就完全不同。**  **他发现亲方尧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每次一贴上那两片唇简直有种灵魂重塑的感觉，**从尾椎窜上来一股电流般的麻爽直冲天灵盖，恨不得把这个人揉进自己的身体里。**而且每一次接吻傅明煊都会硬，下面硬得像铁棍一样，直直在裤子里戳着。兴致一来他就要上方尧，不给他上他就强上，强上不行他就要求方尧用手给他搓，否则绝对不肯善罢甘休。 | 第6章 锥心之痛  韩越那手劲可不是开玩笑的，三十公斤的木头他都能一把抓起来扛着跑马拉松，把人骨头活生生捏碎也不在话下。楚慈跌跌撞撞的被他一路拖进电梯，门还没彻底关上，韩越就一把将楚慈按到墙上去，粗暴又直接的吻了下来。    **楚慈闭上眼睛，眉毛紧紧的皱着。他的嘴唇被咬得生疼，舌尖也破了，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这味道让韩越十分愉悦，他一手拧着楚慈的下巴强迫他张开口，舌头扫荡和吮吸着他的口腔，用力大到让楚慈的舌尖都觉得发疼。**  **韩越从不讲究什么接吻的技巧，他比较在乎真刀真枪的直接干。他做事从来都顺着最直接、最鲜明的欲望来。然而，当他第一次亲吻楚慈的时候，竟然有种触电般刺激和满足的快感从骨髓深处猛窜上来，**不仅仅刺激了他的生理，还极大的刺激了他的心。  **韩越想原来亲吻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么好的！**怪不得男女耍朋友第一步都是接吻！ | 描写攻而别的床伴接吻做爱，和与受做爱接吻的感受，描写雷同。 |
| 第九章 酒后发疯  **等傅明煊带着周身酒气赶到公寓楼下已经是晚上九点。**  他杀气腾腾地冲上去抓人，钥匙插进去才发现里面反锁了，**马上开始疯狂踹门**：“方尧、方尧！”  “方尧！给老子开门！”  但门里没有半点动静。  漆黑的防盗门在楼道的昏黄灯光下像道无形的隔阂，沉默又坚决地隔开了门内外的两个人。傅明煊西装敞怀，**叉着腰在门口烦躁地转了两圈，紧接着牙根一挫，忽然拔出随身的Glock19手枪，卯足劲对准大门狠狠一踹！**  第十章 扔枪  傅明煊本来下一秒就要开枪，可一听到方尧的声音、一见到这个人却突然本能地愣住了。随后便怒火刹消，大喜过望地扑上前将人搂紧：“宝贝儿你在家啊……”  **那把没来得及收起的手枪还在他手里攥着，食指没离开扳机，冰冷的枪口抵在方尧小腹，稍一用力就能把人打个对穿。**  方尧低头一看脸色顿时遽变，身体剧烈打了个颤：“你把枪收起来。”  傅明煊神志不清地从侧面搂着他，醉得连鞋都不知道换，脑袋埋进他颈里狠狠吸了一口：“你好香……”  求生的本能令方尧剧烈挣扎起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眉心紧皱，**“放开我！你把枪拿开！”**  **“别怕宝贝儿……”傅明煊口齿含糊不清，目光顺着他的脖颈往下移至腰间，见到漆黑的枪口森然朝上却丝毫不以为意，“这是我的枪……别怕……这是我的枪……”**  他也许想表达这是他傅明煊的枪，永远不可能向方尧射出一枚子弹。但此时此刻方尧却绝不会信任他，褪尽血色的脸上苍白一片，再开口声音都有些战栗：“你发什么疯？！快点放开我！”  “真的……”傅明煊甚至横着枪管在他小腹上拍了两下，食指仍然紧扣，说话断断续续，**“你跟枪都、都是我的宝贝儿。宝贝儿你香得不得了，好闻得不得了，老子爱死你了……”**  说着说着两条铁臂向内收紧，勒得方尧几乎喘不过气。  趁他彻底发疯以前方尧从他怀里奋力挣脱出来快步往卧房躲，想抢在他进房之前把人关在外面。谁知傅明煊早看明白他想干什么，**一个箭步冲上去将人打横抱起来就往床上摔。**  **“胆儿肥了你……还想把你老公关外面？”**  **傅明煊说话连舌头都捋不直了还想着把头往他胸前埋**，下巴的胡渣扎在光滑的皮肤上磨得方尧非常难受，接着又张嘴在他锁骨上啃了两口。方尧猛的推开胸前的头，身体拼命往床下挣，还没挨着地就被傅明煊拎着裤腰带翻了过来。  **“别跑、别跑……”傅明煊拿枪的那只手就挨着方尧的脸，大拇指指腹甚至腾出来摩挲了两下脸颊，“想死我了……别生我气了……乖、乖……”**  **他低声哄着，方尧的身体却僵冷如冰。**  **方尧想逃可傅明煊力气实在太大，压得他动弹不得，何况脸颊旁边还有只握枪的手？情急之下他只能猛的将头一偏，张嘴一口咬住握枪的那排手指！**  （省略“受将手枪偷偷扔到床底”的188字相关描写）  **缓了近两分钟，他才全身发力猛一下推开傅明煊，以牙还牙赏了傅明煊左脸一个爽利的耳光，啪得一声狠辣无比，打完连手臂都有些脱力！**  **这一巴掌对于傅明煊曾经受过的那些刀伤枪伤来说就跟蚊子咬一口差不多，但却显然当场给他打懵了。明明上一秒还任亲任摸，下一秒就挨了这么结结实实的一耳光，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脸上火辣辣的疼着。**  **“宝贝儿……”**  **“滚开！”**  **傅明煊在方尧一声爆发般的尖吼里连滚带爬地让开，接着就见方尧穿好衣服迅速下床收拾东西，一秒钟都没犹豫。**  **等他回过神来房间里已经只剩他一个人。**  **巨大的关门声中傅明煊酒醒了大半，懵了好几分钟后去了趟卫生间。**洗手池被他蓄满凉水，然后一头扎进去，憋气憋到满脸通红才猛的将头抬起。  对着镜子他看见自己脸上五个鲜红的手指印，回想起刚才方尧吓得苍白又挂了泪的脸，**理智终于战胜酒精重新占领大脑。**  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枪口进了什么地方？  **空荡荡的公寓里，明亮的白炽灯下傅明煊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后怕。**他几经寻找，最后从床底下找到了那把枪，上面还是湿的。  （省略攻自责，反省，骂自己等语气词和相关描写151字。）  **傅明煊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许久，心脏突突突突地直跳，半晌平复不下来。**  真他娘的操蛋！  没骂别人，他骂他自己。  但不管怎么悔，当务之急还是确定方尧现在在什么地方。  **方尧一气之下连衣服都没换就跑掉了，但似乎带了证件跟手机。**  **他能去哪儿？找朋友？**  不太可能。上一次为了他躲到朋友家的事两个人大吵一架，傅明煊扬言要找人拆了对方的家，以方尧的性格一定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找麻烦。  住宾馆？  **好歹也是个有知名度的演员，三更半夜衣衫不整地跑出去住酒店，万一遇上个嘴不严的绯闻还不得传得天上有地下无？**  挨了打的那半张脸还疼得发烫，傅明煊掬了捧水把嘴角渗的血擦洗干净，然后才慢慢冷静下来迅速打电话联系。  **“喂，是我。起来起来别睡了，帮我查查全市三星以上的酒店有没有方尧的入住记录，今晚，对，对！你他妈要老子说几遍？！”**  **“一川你在哪儿呢？跟我去趟派出所调一下监控，老子找人。”“还能有谁，方尧。”**  **忙活了半宿后终于在凌晨两点发现了方尧的踪迹。** | 第12章 第二滴血  **谁知道韩越发起酒疯来就是个活阎王**，头几天还能勉强忍一忍，到书房去将就睡一晚；**到后来他晚上一回家就跑到楚慈的卧室外踹门，踹得门板都裂了条大缝。最后有一天他实在喝多了，踹了几下门还不开，一时兴起竟然摸出06式，对着门锁就是一枪！**    楚慈在他踹门的时候就惊醒了，**韩越在外边开枪的时候他惊得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就只见韩越杀气腾腾踹门而入**，**手里还拿着把开了栓的06式微声手枪，满身都是浓重的酒气，眼睛都烧红了，看上去极为可怕。**  楚慈第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往外跑，还没跑两步就被韩越一把拦腰抱住，扛起来往床上一扔。  **那枪口就杵在几厘米远的地方，而且还开了保险栓！楚慈脸色都变了，手脚不受控制的发抖，颤声问：“韩越，你这是打算杀我吗？”**  韩越本来被怒火和欲\_火烧得神志不清，听楚慈叫自己的名字，倒是愣了一下。  他食指还套在扳机上，枪口几乎抵着楚慈的脸，稍微手滑一下就会立刻走火，楚慈半个头都能被他轰下来。他这么一愣就是好几秒的时间，楚慈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连牙关都开始打颤：**“你……你放开我！”**  **韩越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自己的手，然后看到手上捏着的枪，被酒精烧坏的大脑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连忙把枪远远一扔。**  **“别……别怕，我不杀你。”韩越大着舌头安慰了一句，伸手去摸楚慈的脸，“我喜欢你。”**    楚慈全身上下都在发抖，几乎连牙齿都发出细微的打战声。韩越把他压在床上，紧贴着他的身体，能清楚感觉到他恐惧的颤抖，身体僵硬得就像一块石头。  **“谁、谁叫你他娘的锁门，操了，老子三更半夜回家你还不让我上床睡，我能不火吗？”韩越酒精一阵阵冲到脑子里，说话也含含糊糊磕磕巴巴的，又低头来亲楚慈的嘴角：“好了行了，下次晚上不、不准锁门！……我操，老子可想你了……”**  **楚慈突然用尽全力把韩越一推，紧接着挥手一个耳光重重打在韩越脸上，“啪”的一声无比响亮！**  **韩越被打得脸一偏，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  **楚慈猛的翻身下床，双手颤抖着收拾起钥匙钱包等，匆匆把外套一披就夺门而出。**  **韩越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足足愣了几分钟，才唤醒了仅存的微许理智。他强打精神去浴室洗了把脸，感觉头脑清醒了一点，就坐下来想楚慈会上哪儿去。**  **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韩越看了下表，已经两点多了，这个时候他能上哪儿去？**  脸上被打的地方还火辣辣的痛，想必楚慈那一耳光真是用了全身的力气。**韩越摸摸脸，心里的怒火渐渐消了下去，有点后怕又有点着急。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消失个把两个人实在太过寻常，这三更半夜的他跑出去，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操，早知道就随便找个地方窝一晚上得了！也怪裴志那小子，逮着老子就猛灌……  **韩越又用冷水拍了拍脸，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摸出手机来开始打电话。**他爹他妈他大哥都是不靠谱的，**韩越在电话簿里逡巡了一圈，然后挑出几个在公安系统里人脉广、吃得开的狐朋狗友一一打过去。**  这个时候人家都要么搂着老婆、要么搂着小情儿在睡觉，接到韩越的电话，十个有九个都反应不过来：什么？你相好的跟你发火？离家出走了？……我操什么人敢甩我们韩二少！抓回来！赶紧的抓回来！    **这边三更半夜的鸡飞狗跳，那边韩越接到一个电话，出乎意料是韩强的一个朋友打来的。**  这个朋友叫赵廷，跟韩越其实并不大熟，但是跟韩强关系相当不错。这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特别会跟人拉关系、自来熟，在人情交际上格外精通，也格外热衷。  他开着好几家酒店和夜总会，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一些，小道消息、最新内幕他打听得最勤快。韩越只见过他几次而已，也就是个泛泛的点头之交，这次生日他却送了厚厚的大礼，还是通过韩强转交的，让韩越想拒绝都拒绝不得。    **赵廷在电话里哈哈笑着说：“韩二少，是我呀！我刚才在去酒店的路上正巧看见了您家那一位！**这么晚了就一个人在外边，就穿一件单衫，我怕他出什么问题，就顺道请他去我酒店里坐坐！眼下我们已经到酒店里了，您要不要来看看？ | 情节，对话，描述**严重雷同：**  攻醉酒——受反锁房门——攻掏枪踹门——受想跑被抓回来——受被枪吓到——攻安慰受——受还手反抗后离开家——攻洗脸后恢复理智——攻开始后怕，打电话给朋友寻找受 |
| 第十一章 别动她们  角落里任一川顶着一张醉红的脸跟狼奔头的造型，揽着陈璋的肩强行与他接吻。陈璋面露不悦，稍稍把他往外推了推：**“在外面呢，别这样。**”  **任一川停下来危险地眯了眯眼，紧接着双手用力一按直接将人压到沙发上，碾着嘴唇就是一阵猛亲。**  **陈璋跟着任一川已经有段时日了，在场众人对他的脸那是早已熟悉，但眼前这副场景却还是新鲜得紧。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他表情羞愤难当，挣扎间上衣掀起来露出一大截腰，细腰窄胯身材极好，白嫩的皮肤平坦的小腹更是若隐若现，看得在场好几个二世祖都鼻血贲张，眼睛钩子一样盯着被任一川狎昵轻薄的人。**  “一、一川……”他声音发颤，显然是想开口求饶，可任一川动作凶悍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正不知所措时身上的人却被猛的一把掀开了，“差不多得了你。”  救人于水火的是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的傅明煊。他不仅哗啦一下拉开了任一川，还抬腿一脚踹在好友膝盖上，“要办事回家去，别老这么不分场合。” | 第2章 第一滴血  楚慈皱起眉，低声说了一句：**“别在人前发疯。”**  韩越哈哈一笑，突然仰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下去，**紧接着一把将楚慈按到沙发靠背上，嘴对嘴硬给他灌了进去！**楚慈剧烈挣扎两下，但是根本抵不过韩越的力气，**挣扎中衬衣从腰带中脱出来，露出了小半片光裸的侧腰。**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 | 情节，对话，受身材描写，周围人描写**严重雷同**，不再赘述。  **韩越楚慈酒吧这段已经反反复复抄了三次。** |



《张狂记忆ABO》目前更新至11章，一共约**51400**（含标点等，不准确）字，经过 @墨冶现在是章鱼精和 @鹿麤麤cxy的整理筛选，选出明显雷同的段落共约**3760**（含标点等，不准确）字，占全文**7.3%**，我们认为该文对《提灯看刺刀》构成**抄袭**。

|  |  |  |  |
| --- | --- | --- | --- |
| **时间线** | **张狂记忆ABO** | **时间线** | **提灯看刺刀** |
| 初见 | 攻一见钟情 | 初见 | 攻一见钟情 |
| 询问姓名并涉及具体汉字 | 询问姓名并涉及具体汉字 |
| 攻索要电话号码未果 | 攻索要电话号码未果 |
| 第二次见面 | KTV强吻灌酒打架强上 | 初见后续 | 攻查到号码给受打电话并送花 |
| 第二次见面后续 | 受报警失败被怀疑仙人跳 | 上门逼迫 | 受报警失败（攻停掉了他家的电话） |
| 攻查到号码给受打电话并送花 | 以死亡证明作威胁 |
| 上门逼迫 | 以养母和妹妹为要挟逼迫受 | 攻未上保险的枪让受感到害怕 |
| 攻未上保险的枪让受感到害怕 | 受被拷了两个晚上（实际上睡熟的时候被放回床上） |
| 受答应和攻在一起 | 受答应和攻在一起 |
| 仍算作强上 | 仍算作强上 |
| 逼迫后续 | 攻的朋友透露他对受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把人捆了一晚上&进医院 ） | 几年后 | 攻回京 |
| 受被带到众人面前 |
| 在KTV强吻灌酒 |
| 酒后 | 差点用枪开门 | 酒后 | 用枪开门 |
| 受再次被枪吓到 | 受再次被枪吓到 |
| 受甩了攻一耳光并离开家里 | 受甩了攻一耳光并离开家里 |
| 攻清醒后有悔意并托关系找人 | 攻清醒后有悔意并托关系找人 |
| 截止到第11章 | 攻用养母和妹妹威胁受回家 | 公墓 | 用养母和弟弟的骨灰威胁楚慈现身 |

整理by @墨冶现在是章鱼精